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金蘭筏 第二回 送門包主僕同心 談家務夫妻反目

詞曰：若從錯裡用工夫，好事不如無。從來姦宄難測，大半起家奴。
勾串弊。不勝書，費躊躇。幃房麗色，兒女真情，一旦消除。

右調《訴衷情》

話說翟有志欲將一兩銀子尋出幾百倍來，五個人一齊請問。翟有志道：「如今富貴人家，要在他門裡出入，全看那管門的。管門的安點到了，我們若到他門前，他看見了，不用我費力，他便走進去通報，說某人在門外問候，只消主人答應一聲，他不管相會不相會，便忙忙出來相請。我們大搖大擺，直進直出，何等有趣。若是安點不到，我們走到門首，他大模大樣，只回不在家，就是虛心下氣去求他，他惡狠狠進去傳說一聲，即飛跑出來。主人要相會，他早已不在面前，主人另叫人出來相請，他還要三言四語罵我們做白日鬼哩。所以說要見大人面，先要門上騙。今田公子這等勢耀，他的家人，比我們體面多哩！若不在門上安點，出入不便，怎麼做得事來。依我的愚見，把過六兩銀子，分作三封，每封二兩，一封與管門的，一封與管園的，一封與他隨身得力的管家，我們到那裡去，他便慇懃照看，在主人面前說好話，用筋節，隨我們指撥。如今大人家的管家，個個是沒良心的，只要有錢銀賺，那管他主人死活。他得了銀子，田公子就拿出幾千幾萬兩出來使用，他便不搗鬼了。這叫做小錢不去，大錢不來，豈不是一本百利麼！」仇鬍子等人聽了這話，都道：「說得是。今日晚了，明日早起，大家約齊了，一同把這銀子去送他，並候田公子，看看閻文兒。」翟有志道：「明早都在我家會齊。」眾人應聲而散。正是：

朋友雖要交，不可交此輩。

一與此輩交，將來必受累。

再說元正文，自見田公子為小人所述，不別而去，回到寓所，鬱鬱不樂，自嗟自歎道：「可惜田月生如此英敏氣概，先前做詩的時節，他豪興勃勃，頗有此倡彼和之意，不期被一班匪類，以聲色迷惑住了，登時改變。可見假亦可以亂真，邪亦足以奪正，可恨可歎。但是我元正文既與他有萍水之合，作傾蓋之交，豈有緘口結舌，坐視不言之理！只是我今日不別而行，田月生自然知道我不悅的意思，或者這班小人去了，他回想起來，親自來謝罪，亦未可知。待他來時，當面進言亦不為遲緩。」遂放下心腸，專等田月生來謝罪不題。

再說仇鬍子一伙人，約在明早相會，到了次日清晨，果然齊到翟有志家來，把六兩銀子拿出來，封作三封，藏在懷中，一齊到萬花園來。此時田公子如新娶親的一般，把個閻文兒百般珍愛，同寢在書房，尚未起來。翟有志等人來到萬花園門首，見一個老頭兒在那裡掃地，仇鬍子上前說道：「老大叔，怎麼自己在這裡掃地，我替你掃一掃何如？」那老兒笑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你們幾位，是哪裡來的？」仇鬍子道：「我們是來候管園的大叔，未知是那一位，求老大叔指示。」那老兒放下掃帚，對眾人道：「管園的就是老漢。」仇鬍子道：「原來就是老大叔！請問老大叔的尊姓？」老兒道：「老漢姓封，列位有何吩咐？」仇鬍子道：「有些薄敬在此，特來奉送。」封老兒聽得有薄敬奉送，恐怕跟隨公子的人來，便忙說道：「既如此，請到門房中坐下，有話好講。」

仇鬍子等人遂同到門房中坐下，封老兒道：「請問列位，有甚麼事，要差遣老漢？」仇鬍子道：「並無他事，只因昨日在社上，蒙你家公子不棄，命我們常常到此玩耍，恐怕勞你開門關門、傳報接應不安，所以備得二兩銀子在此，送你買酒吃。以後凡我們這幾個人來，借重你照看。我們若是在裡邊與你家公子玩耍的時節，一切人便不要放他進來，第一是書呆子，不可理他。我們來與公子玩耍，還有作成你趁錢的所在。那書呆子來，不過是談講詩文，一些想頭也沒有的，切不可與他傳報。切記，切記。」封老兒見是二兩門包，便笑道：「曉得，曉得，都在老漢身上便是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還有一事奉問，你家公子身邊，最得力的，是那一位管家？你家府上大門，是何人守管？求你指示。」封老兒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」仇鬍子道：「我們也湊一個小禮送他。」封老兒道：「府中大門，就是老漢的兒子掌管，叫做封任。若是列位有甚麼賞他，就交付老漢，待老漢吩咐他，以後但凡列位到府中，叫他即時通報，若列位在府中的時節，不要放閒人進去就是。」仇鬍子道：「說得是。」遂又把二兩頭一封，遞與他收了。封老兒道：「老漢年紀大了，眼睛昏，記性混，求諸位爺把尊姓寫下，好時常記著。」翟有志道：「說得有理，等我寫與你。你去取筆硯來。」封老兒就走到房中，取出筆硯並一張紙來，翟有志舉筆寫道：

仇大爺，卜三哥，翟大爺，阮九爺，凌二爺，殷大爺。

翟有志寫完，遂說道：「你把我們一一認看，我姓翟。這單兒寫的翟大爺，就是我了。」又指著仇鬍子五個人道：「這鬍子的是仇大爺，這是阮九爺，這是凌二爺，這是殷大爺，這是卜三哥。你可一一認明白了，好對你家兒子說。」封老兒看了單兒，一一細認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都認得了，等我兒子來，就叫他抄一個單兒去記著，便不錯了。」眾人道：「最好。」仇鬍子又道：「方才問得力的管家，是那一位？」老兒道：「我們府中人最多，老的皆隨老爺進京。只有一位可大叔，是公子平日最喜歡的。」

說未完，忽見一個二三十多歲的後生，穿得體體面面，走進來問道：「你們在這裡說甚麼事？」眾人慌忙無措。封老兒見了喜道：「來得好！這幾位爺，正要尋可大叔說話。」原來這來的就是可郎，當下可郎問道：「列位有甚麼說話？」翟有志見說是可大叔，便應道：「這就是可大叔麼？我們並無別話，因昨日在此赴社，甚是取擾，勞可大叔照看。今備一個薄禮在此酬勞。」言罷，即時取出二兩銀子，遞與可郎。可郎接著銀子，笑道：「怎麼好收諸位爺的銀子！」封老兒道：「這是諸位爺的美意，可從直收下，不要拂了來意，只要凡事照看就是了。」可郎把銀子收下，因說道：「昨日閻小官在裡面，與我家公子正用早膳，諸位爺可進去？」仇鬍子說道：「我們正來候公子的安，敢煩可大叔說一聲。」可郎道：「我與你通報。」遂走進去，不一會出來說道：「公子有請。」

眾人聽了，好象玉旨宣召的一般。連連應聲，就隨可郎走進書院來。只見閻文兒與公子對坐，正在用膳，眾人朝上一揖，說道：「特來候大爺的安，來得極早，因大爺未曾起身，不敢擅進。」田公子道：「請坐了，用早膳。」那伺候的家人見公子請眾人用膳，就照數添了碗箸，眾人一同用膳。閻文兒道：「我昨晚不曾回去，我母親說甚麼？」仇鬍子道：「沒有說甚麼，我們說你在此。你母親叫你小心陪伴大爺，昨日多謝大爺送銀子。」田公子道：「這幾兩銀子值得甚麼，要用就到這裡來取。這閻文官，我甚是喜他。」翟有志道：「若得大爺歡喜，這就是文官的福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已吩咐人，取上好漢府緞，與他做衣服，上好宋錦，與他做鋪蓋，即裁縫連夜做完，明日一定都有了。」仇鬍子道：「這是文官的福分，有貴人照看，就如我們眾人，萬不能如他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們既在這裡，要銀錢用，要衣服穿，都是一樣，值些甚麼！」眾人一齊稱謝。於是每日陪伴田公子在園中玩耍，時刻不離，不獨受用吃穿，還要拿銀子回去使用。

這事按下不題，卻說元正文在寓處，每日呆呆的想著田公子到他那裡謝罪，當面進言，候了多日，竟不見來，忽然失驚道：「我好錯也！我前日是見啟去赴社，不是他來邀我。他怎麼曉得我在這裡寓著，自來謝罪？倒是我不是了。我今日還到他花園中去，親自會他，盡了我一點忠告善道的心，有何不可。」主意定了，遂帶了奚童，來到萬花園來。此時封老兒已是翟有志等人買定了的，況元正文是個書生模樣，封老兒預先有了「沒想頭」三字在心，越發無心答應。當下元正文走到萬花園門首，問道：「有人麼？」封老兒出來問道：「是哪一個？」奚童道：「我們元相公來候你家爺的。」

封老兒道：「是哪個元相公？」奚童道：「是前日與你家大爺做詩的。」封老兒聽見「做詩」二字，遂連連搖手道：「請回，請回！我家大爺是不歡喜做詩的，不必來候。」元正文道：「你這老兒，好生無理！我來候你主人，你便該慌忙通報，怎麼這等大模大樣，還不快去通報！」封老兒見元正文詞嚴義正，也不敢放肆，遂說道：「你站著，我去說一聲。」遂走進裡面來。此時田公

子正與閻文兒攜手，同著仇鬍子等人在那裡看花，忽見封老兒走來說道：「稟上大爺，外邊有一個元相公，來候大爺。」田公子聽了，也有相會之意，當不得六七個人都說道：「大爺會他做甚麼，這等書呆子，有甚好處，回他不在罷了！」那封老兒是說同了的，不等主人發言，早已走出去了。出來對元正文道：「我家大爺不在園中。」元正文道：「我曉得你家大爺，是又被那些匪類纏住了，回我不在。只可惜邪正不分，日後要想我元正文不見，只恐不可得了。」遂帶了奚僮回寓，更加不樂，因轉想道：「我與田月生，雖一見如故，畢竟是初交，他既不會我，又何必定要會他，若是我再去，竟象我元正文有求於他的光景了，只此一次，不可再去。如今西湖佳景已經領略，不如收拾回去，準備今秋進闈考試的功夫，多少是好。」遂收拾行李，回洛陽去不題。正是：

損者自損，益者自益。
不可則止，何須費力。

再說田公子，自遇了仇、翟等人，連父黨母黨妻黨至親，都一概謝絕。你道為何？蓋人性本善，只因氣稟所拘，物欲所蔽，漸漸學壞了的。田公子本來是個極聰明伶俐的人，只為遇了這班匪類，蠱惑住了，失了本來面目。就如做和尚的，本來是個參悟之人，忽然為魔王所累，若是道德高厚的，真性不滅，自然有驅魔之法，那怕他八萬四千魔頭鬼子，只當沒有看見。若道德淺根基薄，就被魔王擾亂。田公子只因是個膏粱子弟，不曾勞筋骨，餓體膚，動心忍性，從艱難困苦中閱歷過的，一遇壞人，就被他纏壞了。但是他一點靈機尚然不昧，所以自己也明知道所為不正，難見親戚，這正是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，還是他的好處。可見人家的子弟，就是家中大富大貴，務必要教他結交幾個讀書寒士，一則看見朋友這般困苦，他便自己惜福，二則人讀過幾句書的，畢竟明理，說出來的話，無非是立身行己的功夫，就有幾句陳腐酸話，也無害於事，就花費些錢鈔，也無傷元氣。

如今富貴人家，壞在看得自己尊大，定道富者與富者交，貴者與貴者交，一遇了寒士，便陡然做作起來，偏要做出個不屑下交之態，以致富貴相敵的，往來相與，大家誇強鬥勝，再遇見幾個幫閒之流，在裡邊勾引撮弄，好端端把一個祖父辛苦創造的事業，直弄得乾乾淨淨，扶輕不得，擔重不得，求為一寒士而不可得，悔之何及。

閒言休題，仍歸正傳。田公子只為閻文兒一個寵陽，把仇鬍子等六人養在身邊，花錢費鈔，竟如磚頭土塊，全不愛惜。一日正在長松堂上與這班人歡飲彈唱，忽見一個家僮來稟道：「老爺有家報到了，請爺回去開拆。」田公子立起身道：「這件事，倒要回去走走。」仇鬍子等人也故意立起身來，都對著閻文兒道：「我們大家都回去罷！」田公子著急道：「這是為何？我回去就來，你們可在此玩耍，不要回去。」眾人又故意道：「大爺此去，只怕不得就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怎麼見得？」眾人道：「大爺這些時不回去，又聽見有閻文官在此，大娘見了面，一定有話見責。就不見責，也不放大爺來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們放心，我這男子漢，豈有受老婆管的理！你們在此陪著文官。」又吩咐眾家人：「我回府去，若諸位爺要甚麼，即時取來，或有遲慢，我來時，重責三□板！」眾家人連連答應。田公子遂上馬回府去了。

看官們記著，那小人的機械變詐，深不可測，牢不可破，他恐田公子回去，看了家書，受了父母教訓，或聽了妻子的勸解，不理他們了，所以預先把言語來束縛定了他，叫他不得轉移，竟把父母妻子反當做冤家對頭一般，皆由這般匪類所使。正是：

小人一親，不獨惡賢。
骨肉至戚，視為路人。

那田公子自立社之日，遇見了閻文兒與這班人，糾纏住了，足有半月不曾回府，手下人不得田公子寵的，都來在女主面前討好，也有說公子如何與閻文兒親愛的，也有說仇鬍子等人如何朝夕不離，百般撮弄的，也有說公子如何送銀與閻文兒母親，如何做衣服被褥與閻文兒的，把一個虞賽玉氣得三屍神暴跳，恨不得把田公子拿到，咬下幾口肉來，方才出得這口氣。這也是婦人家的常情，不必細述。那田公子回到府中，下了馬，一直走到房中，只見虞賽玉面有怒色，不言不語坐在椅上。田公子道：「娘子為何這般惱悶？」虞賽玉道：「你在花園裡住老了罷了，何必回來！」田公子道：「回來看家書。」虞賽玉道：「若是不看家書，決然不肯回來。」田公子道：「老爺的家書在那裡？」旁邊梅香答道：「在櫃裡。」遂開了櫃，取出家書，遞與公子。公子拆開看道：

字付月生：我在京平安，你母亦康健，不必掛慮。但仕途艱難，日夜操心耳。你在家，凡事要謹慎，夫妻和睦，讀書務正，不可荒廢。田莊是根本，須時時料理。家人要收管，不許在外生事。我年已半百，生你一人，所蓄都是你承管，須要愛惜，不可浪費。餘不盡言，至囑，至囑。

田公子看完了書，梅香捧茶立在旁邊，田公子見家書所說的話，正犯著他近日的弊病，一言不發。將書放在桌上，取茶自吃。

虞賽玉是讀過書認得字的，走來把家書一看，看了說道：「這書上句句都是好話，你也該做些正務，為何終日與那些沒正經的人混些甚麼？這些時，只見你著人來，取去三百五百銀子，做些甚事？」田公子因在仇鬍子等人面前說了嘴，把妻子的言語全然不當好話，反氣狠狠對虞賽玉道：「我取銀子，自有用處，與你甚麼相干！難道你婦人家，管得我做男子漢的麼！」虞賽玉道：「我雖是管不得你。你也要酌量。」田公子道：「我家這般家私，便日費千金，也不至於窮，何勞你這等遠慮！我是頂天立地的男子，難道反不如你婦人的見識？你若是這等嘮嘮叨叨，三言四語，我如今去了不回來，看你怎麼樣，真真是不賢慧的東西！」虞賽玉見他說「不賢慧」三字，氣得兩淚交流道：「我好言勸你，你反罵我不賢慧，我明日請我爹爹來，與你平一平理，看是那個是！」田公子道：「你將你爹爹來壓伏我麼？他不過是一個按察司，能有多大！我家爹爹的官，比他略大些。」虞賽玉哭道：「誰與你比官比勢，好漢來由！」田公子見妻子哭起來，遂叫備馬，立起身來，對虞賽玉說道：「我偏要與那班人混去，誓不與你相見！」遂上馬而去。看官們切記著，田公子這等聰明，只因遇了匪類，把父母妻子的好話，當做仇言。此一去不知弄出多少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顧天飛評曰：看小說，若當做小說看，便不是全看小說的人。須要作《左》《國》《史記》文字一樣讀法，定要讀出趣味，方不是空讀。此回正處反處虛處實處，緊處緩處濃處淡處，寫景處照應處陪襯處傳神處，無一不到。若一眼看過，必非解人，一定作小說看也。